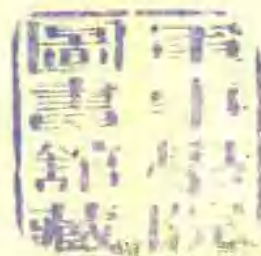


高等學校教師 思想改造學習資料

(下輯)



華南人民出版社

：（總）0268

學校教師思想改造學習資料 下 冊

編者： 廣東省人民政府文教廳
出版者： 華南人民出版社
廣州大南路四十三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 廣東分店
廣州永漢北路一七〇號
印刷者： 青年印刷廠

10,001—13,500（總3）一九五二年五月初版
一九五二年七月三版

每冊定價4,000元

目 錄 (下輯)

政治學習必須解決實際問題.....金克木(三)

我們祇應當有一個傳統——爲人民服務的傳統.....華溫庚(九)

從我的思想談到北京大學的工作.....馬大猷(二五)

北洋大學和河北工學院是怎樣合併的？.....趙今聲(三三)

加緊改造思想，迎接新的戰鬥任務.....盧佩如(三四)

批判我的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周培源(三六)

我必須翻身.....董渭川(三七)

檢討我的錯誤思想.....胡志彬(四三)

學習文件使我進一步端正了自己的學習態度.....侯仁之(四六)

讀「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後的自我分析.....何定錄(五一)

我怎樣認識和體會技術界的思想改造.....林詩伯(五五)

邱椿教授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必須徹底改造·····	秋赤(七)
讀茅以昇先生『我的檢討』之後·····	田夫(六)
我的檢討(附)·····	茅以昇(三)

附 錄

憤怒的控訴(記北京市高等學校反浪費展覽會)·····	季帶(五)
肅清津市高等學校教師中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污毒·····	張穎(二六)
揭露和批判武漢大學某些教師中的反動的腐朽的 資產階級思想·····	武漢大學學生會通訊組(二二)

下

輯

政治學習必須解決實際問題

北京大學
東方語文系教授 金克木

現在我們高等學校教師開始了自我改造的政治學習運動。我想我們首先要學習做一個革命幹部，做一個工人，做一個名符其實的工會會員，教育工作者，這也就是學習做國家的主人。我們都是從舊社會中來，如果不在思想上翻個身，加入到革命隊伍中來，不把自己完全交給國家，怎能親切感覺到國家是自己的？如果不堅決倒向工農兵一邊，不堅決粉碎舊社會給我們的思想枷鎖，而採取旁觀革命的態度，怎能真正感覺到自己是一分子？在思想上翻身就是徹底改變立場，堅決站進工人的隊伍，做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做人民的革命幹部。拿什麼來考驗我們的立場，來考驗我們學習改造的程度？我想就是在個人利益、本位利益乃至小集團利益和國家利益、人民利益有了矛盾的關頭上，在這樣的實際問題上考驗。個人利益要服從國家人民利益，局部利益要服從全體利益。我們首先要檢查自己的思想行動是否都遵照這個原則。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們自我改造的武器。我們能不能破除情面，破除個人顧慮，而大膽指摘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思想上的問題？這就是一個考驗。能够這樣，我們的學習就可以前進；不能這樣，就是過不了這一關，學習就要成為空談。爲了工作的改進，也就是爲了國家人民的利益，我們必須敢於批評自己，批評別人，批評一切應該批評的現象。

北京大學是有光榮的革命傳統的。我們常常提到這個光榮傳統。但是我們是不是因此就忘記了北京大學同樣也有不光榮不革命的歷史一面？北京大學的革命傳統之所以爲革命，就是因爲它不斷對

舊的黑暗勢力進攻。革命的力量不斷對反動的力量鬥爭而最後革命力量勝利，這就是北京大學的發展規律。在五四運動時代，北京大學裏面也有新舊兩種勢力，有「新潮」，也有「國故」，有李大釗教授，也有辜鴻銘教授。蔡子校長當時的「兼容並包」之所以有進步意義，是因為他容了進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是因為他容了保皇黨。我們今天引以為光榮並且要承繼和發揚的只是革命的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對惡勢力不斷鬥爭的傳統。如果我們竟以為北京大學有一個總統的傳統，竟以過去的光榮自滿而隱諱缺點逗留不進，那麼，我們在北京大學的人，不論是前輩先生或是我這樣的末學後進，就是背棄了北京大學的革命傳統。

今天的北京大學有沒有缺點？我想任何人也不會說我們的工作已經盡善盡美毫無缺陷。在思想改造的學習中，我們就要指摘出我們的缺點並且追究其所以發生的思想原因。這樣，我們才可以前進。這樣才符合國家人民的利益。

就我所見到的說，北京大學今天還沒有消除的一個嚴重的缺點，就是缺少明確的思想領導，因而也表現出並不真正重視政治思想教育。

解放以來，北京大學當局還沒有宣佈過學校工作的具體方針路線。這就是說，一直還沒有把人民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結合到本校具體情況中來貫徹執行，因而也不能確切規定出一個時期中的工作任務和中心環節。這樣使大家都不能明白認識工作的方向和道路，這樣也不能樹立公是公非的標準，不能展開正確的表揚和批評以推進工作。行政負責人的確是忙碌工作，但讀讀我大膽地說一句，可惜這種工作往往還是被動的枝枝節節的工作，還不是有目標有方針有計劃有步驟的工作。沒有思想領導，只顧下行行政系統的組織關係來推動工作，一切工作就缺乏思想性，就難得從解放前的行政工作的老作風中實現徹底的轉變。大家往往只知道工作，却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工作，這樣，許多工作就會成為盲目的事務性的純技術性的工作。即使領導人心中有數，但是若不貫徹到羣衆的思想中來，也還是等

於沒有，大家就免不了還是盲目。

沒有政治思想領導的結果之一，就是應該貫串在所有課程之中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不被重視。儘管愛國主義教育的口號高唱入雲，但是學校當局和院系負責人什麼時候認真討論過如何把這個口號變為事實？什麼時候檢查過課程內容是否合乎愛國主義？儘管大家都說我們的教學內容要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但是什麼時候學校當局注意過大家的了解是否一致，是否正確，究竟符合到什麼程度？

一般的政治思想教育不受重視，全校性的一年級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課程又怎能獨受重視？每一學期都是到了開學才拼湊「社會發展史」或「新民主主義論」的教員。課程內容和學生要求一年比一年提高，教學工作一學期比一學期困難，教學組織本學期也開始由教學委員會改為教學研究指導組，但是教員不斷流動，不斷減少。從沒有一系的負責人過問本系一年級學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課程的學習情況，彷彿這種公共必修課程並不同時是本系最重要的課程。因此有的學生不及格，甚至連續兩學期，兩門都不及格，也不補修，系主任並不去考慮怎樣處理，似乎他們所管的只是所謂業務，決不過問政治思想。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如何能使學生改變單純技術觀點？政治思想教育從課程方面說就難於避免「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的危險。至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時事學習的教員的培養更未受注意。到本學期由於教育部指示才留下這一方面的助教，才調一位助教去人民大學學習。以後學生人數增加，這兩項課程也更加繁重，如何進行，教育行政當局似乎還沒有考慮及此。

既然沒有統一的思想領導，也就自然會出現各自為政的本位主義。我在這裏不妨隨便舉幾個例子。一個例子是圖書館的情形。幾乎每一系都有自己的圖書館。各系的書自己買，自己管，常從校圖書館提出書籍，對外系人借閱則加以限制。校圖書館只為各系的書查章編目，其他不能過問。由於沒有統一領導，買書就沒有計劃，往往重複；由於沒有統一管理，系圖書館沒有嚴密制度，系圖書館情

況就無人過問，甚至大批丟書；由於圖書經費照各系學生人數分配到各系去，校圖書館就除了定幾份報紙雜誌之外，每月只能買極少的書點綴一下。校圖書館房屋不夠，分散固然有必要，也有方便，但這樣的無政府狀態是否應該？

又如法學院有『新法學研究室』，『行政研究室』，『中國經濟史研究室』，都有室，有人，有書，當然也有經費，但是做些什麼工作？有了什麼成績？是否合乎國家人民的需要？

又如經濟系主任樊弘教授是以前的校務委員會委員，但是他在主持全校行政的前校務委員會的會議中却一再為他的經濟系爭教授名額，堅持通過他所聘任的教授，甚至當場『攔紗帽』，完全忘記他是全校負責人之一在參加處理全校性問題的會議。當時像這樣的缺乏全面觀點的校務委員會或者還不止他一位，不過樊弘教授是共產黨員，而共產黨員是提倡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所以我在這裏指出他的名字罷了。

只顧本位甚至只顧個人而不顧全體的思想，也表現在學校對學校的關係上。這是了解北京高等教育情形的人們所都知道的。

舉一件小事作例子。北京大學東方語文系有藏文科。民族學院另辦一個同樣的藏文科，沒有教員，把北京大學的藏文教員和學生一齊拉過去上課。北京大學並不因此取消藏文科。於是這位教員在民族學院工作，却在北京大學領薪和參加工會，參加學習，兩頭不配合。北京大學的兩個學生在民族學院上課，有的成績送到北京大學，有的成績送到民族學院。為什麼兩個學校不能協商解決這個問題？為什麼領導兩個學校的上級也對這樣的現象不管？

（在這裏，順便也可以用北京大學以外的學校來作例子。聽說燕京大學哲學系教員很少，有的學生要跑到清華大學去上課。兩校為什麼一定要學生遺邊上課那邊記名，而不能商量一下把兩校哲學系的力量合起來？）

在缺少思想領導的地方，庸俗的自由主義習氣就自然蔓延起來了。

這種庸俗自由主義的表現首先是對於反動思想的容忍。東方語文系有一個學生會公然在教室裏高聲唱國民黨歌，居然無人過問。西方語文系館師傳剛教授雖是共產黨員，却保留了地主階級思想，一直到發生了包庇反革命分子的嚴重事件時才由上級黨委察覺予以開除黨籍處分。平時在學校內竟不會有黨內黨外的人發現過他的嚴重的錯誤思想。互不關心思想因而政治嗅覺遲鈍，這正是庸俗自由主義的當然產物。

庸俗自由主義也表現在教課方面。例如中國語文系的「文藝學」是一門主要課程。全國各大學都有人教，其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就未必一致。大家都說是根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但誰真誰假？孰短孰長？縱使全國範圍內不便商討，同在北京的幾位教課先生總應該經常共同研究以取得一致見解來教罷？總應該提出些困難問題和不同見解來討論罷？却也沒有聽說有這樣的事。這是齊學風還是新學風？

系主任對待本系的課程和教員也是採取自由主義態度。各系並沒有以嚴肅的對人民負責的態度規定下到底要培養什麼樣的人材。教育部召開課程改革會議，規定了各系任務。這些規定沒有在學校中通過羣衆的實踐來考驗，也就沒有爲每一位教員學生所掌握。方針任務不明確，就說不出學生畢業後究竟能够在什麼崗位上擔當什麼工作。系主任只是安排課程，分配教員，至於課程內容是否互相配合，某人教某課是否適當，更重要的是教學的實際內容是否與課程的堂名目相符，這樣的教學能不能保證培養學生到預定的人材標準，這些似乎並不在系主任的考慮之列。他們從沒有去檢查教學內容，提出批評或表揚公諸大衆。我相信，如果系主任真正檢查一下許多課程的內容，他至少能發現不少掛着馬列主義招牌的課程中販賣着非馬列主義的貨色。因爲不檢查，不從實際培養人材的需要上考慮，自然真偽莫辨，優劣不分。負着爲國家培養高級建設人材重任的系主任，對學生學業的關心不如

對同事面子的關心，這難道不是一種庸俗習氣？課程內容不符合實際需要是一個嚴重問題。不見得有教授想過：如果自己今天做自己的學生，學了自己教的這一套，除了當教授之外還能做什麼實際工作？系主任對本系課程採取自由主義態度，不嚴格檢查本系任務是否能夠完成，這正是整個盲目教學中的一個現象，是理論與實際脫節的表現。

總之，共同綱領的文化教育政策似乎還沒有在北京大學徹底實現。我們的教學內容還不一定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而教學方法也不是理論實際一致。我覺得這就是我們應該在這次學習中深刻檢討的地方。

我對於北京大學和高等教育問題所知很少，以上所說的意見，或者並不正確，但是我既然看到這些問題，就有責任提出來要求加以澄清。無論如何，我相信，只要我們承認自己是國家幹部，承認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這一類的問題就不難在我們的改造思想過程中得到解決，我們的思想也可由解決實際問題而提高。否則，脫離實際而空談改造思想，我們的學習就一定不能達到目的。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報》】

我們祇應當有一個傳統——爲人民服務的傳統

清華大學數學系教授 華羅庚

在嚴寒的冬季裏，誰也不會在田野裏尋求茁芽花果，偶爾看到了一兩株翠柏蒼松，就十分欣然，因爲在殘酷的冰雪裏，它還是那樣地傲霜耐寒。但在春天到來的時候，心情就大大地不同了，誰都想欣欣向榮，心愈的人更恨不得一陣春風便把大地吹拂得花開遍野綠葉滿枝。如在幾陣透雨之後依然有些枯枝，那就立刻會使人失望而發生疑問：這株樹難道是衰老了嗎？地肥不夠嗎？總之，到春天的時候，我們總是那樣地渴望着新生命的來臨。

這是我寫這一篇文章時候的心情。在殘暴反動的蔣政權之下，清華雖然不是完全可以滿意的機構，但由於那時正如嚴冬的天氣，鬱鬱的茂林本非所望。而一般所求於清華的是有蒼松翠柏在那裏傲寒挺立。關於這一點，它並沒有使人失望，它是有過一些貢獻的。但到了今天——新民主主義時代的今天，却有些不足之感了！特別是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春雨已經深深地浸透了土壤，但我們還未能見到一片青蔥。有時在幼苗嫩芽之間，還夾雜了不少莠草，甚且還有些田園沒有耕耘。耕耘者是否發揮出最大的力量？我們覺得有檢查一下的必要！

在去年我剛投入祖國懷抱之後不久，我那時僅有一顆投向光明的心。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幻想者，「從一次春風就想到花果」的不切合實際的人。在開高等教育會議之前，光明日報的記者來徵求意見。那時我把十餘年來所了解的清華缺點之一，原則性地提出來了，大意是：「所謂各學校的傳統等等現在都應當放棄了！而我們所應當建立的傳統與應當有一個，就是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傳

就。一切山頭主統，小圈子，小宗派，應當不再起任何作用。」但我這談話發表後第三天，連城參加高等教育會議的車上，就有一位朋友拍了我的肩膀警告我說：「老兄放炮得小心，不要打了自己人。」我爲之瞠目結舌。幻想者是經不起考驗的，何況我那時對新事物是有生疏之感的。因之，在整個的會議中我就祇能「聽」而不敢「說」了！這使我深深地體會到時代雖然變了，但舊社會所帶來的小宗派影響依然有些留存。

「清華一家」，「清華精神」，這些口號原都是舊社會裏的產物。在舊社會裏爲了向上爬，爲了混飯碗，都必須有「幫口」，拉「關係」。而這些口號不過是幫口中的「術語」而已。但這些術語却有時引起了對立。例如，如果把「清華」和「教育部」對立起來，就會產生不服從領導，無組織無紀律的現象，有時也會和人民的利益對立起來，搞出與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一些工作，我將在下面提到的半殖民地式的研究就屬於此類。

雖然大家都常提到「清華精神」，但我對於這一名詞含義的了解還不十分明確。其中也許有很多的光明面，但無可諱言的它也包括以下幾個黑暗面。它至少有些買辦思想在內：較近的例子，有一位清華教師去天津參觀工廠，在工廠中看見工人們正在聚精會神地研究，因爲那時他們翻砂出來的成品中夾有氣泡。這位先生看了之後立刻就提了意見說：這問題是容易解決的，你祇要用美國所出的某一號砂就行了！工人們瞪了他一眼，見了他的徽章，就說：「噯，原來你是清華的！」還充分地反映了「清華精神」，它曾經把美國貨物的推銷員送到了中國社會裏。

又如沈元同志有一次提起，他說：「我們那班學航空的十人，除掉死亡了一位外，其他九位中三個在台灣，四個在美國，而在祖國服務的僅僅是他和屠守鐸同志而已。」這是十分沉痛的話。使人發生清華究竟在爲誰造就人才的疑問。一貫的崇美的教育作風使若干人不自覺地中上了毒藥，忘掉了祖國，更忘掉了祖國的人民。

有時甚至清華有人以百依百順的態度對待和美國有些沾染的人。最具體的例證，就是解放以前很多人對於陳福田的尊敬。他是一個不學無術的火奴魯普華僑，但他和其他僑胞不一樣，他把美國的利益看在祖國的利益之上。這次在外國語文系裏曾經討論過他的過去，大家一致地痛恨他的模範道。會後有一位新來參加清華工作的同志對我說，他既然如此橫兇霸道，為什麼在解放前不和他鬥爭。這是一針見血的話。在解放前對還美國主義的乾兒子，誰敢和他鬥爭！

總之，在我看來「清華精神」中頗有些不乾不淨的糟粕，它缺乏鬥爭性，更缺乏火一般的熱愛祖國的熱忱。更坦白地說：「清華精神」的傳統根本不是為人民服務的傳統！如果原封不動地保存它，還會影響到革命事業的推進的。

過去的清華是為少數人服務的，而所培育的對象僅是些所謂優秀的「選民」。而反映這種思想的表現之一，就是所謂「天才教育」。在清華過去的教育裏，很多系是走了「天才教育」的路線；只注重少數「天才」，而不注意一般人才的培養。就以我所熟知的數學系來做例證：系是成立了快二十年了，但從有系以來僅僅畢業了六十一個大學生和七個研究生。而這些畢業生中，受到特別關心的，更是少數中的少數。就設備說，難道我們祇能培育這些嗎？不，完全不！就需來說，難道社會上需要得並不殷切嗎？也不然。但是由於傳統的「天才教育」的錯誤看法，使自己未能發揮所有的力量。在將破壞之下，我們且不去管它。但在今天，國家需要人才十分殷切的今天，我們就不能坦然置之不顧了！如果我們還是拘守舊錯誤的「天才教育」政策，那我們就祇能造就較少的人民幹部，這就違背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原則了。

這種「天才教育」、「選民教育」的方針，就引起了自高自大的錯誤想法。有一位朋友談得好，在剛考上清華的一剎那，看見榜上有名的時候，自高自大之心便油然而生。因為投考清華是困難的，十中取一，百中取一，因之考取了就覺得高人一等了！並且在舊社會裏，出洋是一切升官發財的階

梯，而清華畢業，便是出洋，所以在考取了的一刹那，就早已爲未來的留洋夢所陶醉了，也就不自覺地走上了「清華第一，自高自大」的途徑。「水木清華」的高樓大廈是舉國無雙的，玻璃書庫，軟木地板也是值得驕人的！老師們很少不是洋博士——因之也就是所謂的大師、大學問家。留洋回來那更不消說了！高高地在人民頭上，青雲得路！

這種精神運用在工作崗位上，就覺得清華的畢業生是最好的。因之在用人行政的當兒，也就不自覺地補充了「清華人」。而反映在清華本身的就是不易廣泛地吸收人才，並且偶被吸收進來的人才，雖然在清華工作多年，也時有作客之感！

在今天這種自高自大的精神，妨礙了進步，顯得十分嚴重：有些人怕爲工農開門而降低素質，有些人怕大批招生而請不到「合格」的教員。更有些人反對辦短期訓練班，認爲這將損害清華的金字招牌等等。總之，在今天清華自高自大的精神，已經和爲人民服務的傳統相違背，因而它完全是悖謬的了！如果我們不痛自悔改，就永遠不會看到羣衆，更不必說到羣衆中去向羣衆學習了！

現在再檢查一下我們是如何教給我們的研究生及助教的。那可以說教給他們的完全是半殖民地式的研究。例如，我們所做的問題是取材於外國雜誌的，方法也是因襲外人的，工作完成之後也寄往外國雜誌，如能發表便沾沾自喜。這種作風影響之下，忘掉祖國，也忘掉人民建立自生自長的科學底要求。無怪乎在敵人封鎖我們以後，有以下的這些怪論：「美國雜誌不來，不能寫東西了。」「沒有外國雜誌，如何做專題研究呢？」總之，我們所誇耀的所謂的「研究」是洋人頭上的一朵小花，它是既無根，又是旁人的裝飾品（也許太推崇了）。

以上這些是固有的病症，但到了今天，還未斷根。在這次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的熱潮裏，我們又暴露了不少思想問題，例如，在某重要會議席上，討論簽訂愛國公約的時候，曾經有人提出檢舉藏在清華的反動地主一條，但結果竟被反對掉了！我們的政治學習——三大運動的學習，學

到那兒去了！這一點題碼的考驗都不願意接受，我們還能算做革命的幹部，人民的教師嗎？

同時領導方面也有不少問題存在着：缺乏明確的思想領導，從來不對羣衆報告學校工作的具體方針路線；相反地，有時反而把沒有成熟的計劃，提到羣衆中來，攪動羣衆的情緒，浪費羣衆的時間，來討論些紙上空談。最具體的例證，就是今春所謂的「清華院系調整方案」——一個缺乏羣衆基礎的方案，缺乏領導上熱烈支持的方案。竟開了很多次會，把羣衆攪得天昏地暗，但結果是振旅息鼓，無影無蹤而逝。反而把搞好教研組的準備工作耽誤下來了！這種志大才疏的計劃，這類從清華本位出發的計劃，又一度表現了「誠心誠意地，把清華完全地獻給人民」的願望是不夠真誠的。

當然清華並不是沒有過光榮的。但是如果在改造期間仍念念不忘過去的光榮，那進步無疑地是較緩慢的。在現階段——我們大家學習改造的階段，還是先把過去的光榮的誇耀暫且收起吧！我們應當儘可能地發現自己的短處，而對症下藥地校正自己的缺點。唯有如此，我們的改造才能徹底，我們才能更好地爲人民服務。

近幾週來整個的清華園已經捲入了學習高潮，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是如飢如渴地要求進步，這種氣氛已經滲透到我們日常生活之中；近來我們的談話中心也都集中到「怎樣才可以把清華現有的力量，更有效地爲人民服務」的問題上來。這無疑地是我們值得自慰的現象，對清華說是有劃時代的意義的。並且一般都認識了，我們學校的進步，遠遠地落在各種建設之後。認識到我們不能以我們現在的教養方式——牛車的輪子，去配上飛速的經濟建設——奔馳的列車。這種認識無疑地會促成政府合理化調整院系的。無怪乎在政府這一次宣佈了北大清華院系調整方案之後，獲得了我們一致的熱烈擁護。但在將來實際執行這一計劃的時候，以上所提的缺點，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計劃的完滿地完成。爲了使我們的工作更有保證——實則將來的一切工作都在內，所以我大膽地提出了一些我們所具有的缺點，來就正於諸先進之前。